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五回 美書生暗進蘭房 俏佳人私行方便

詞曰：自古為人要見機，見機終後得便宜。人非知己休全托，事若虧心切莫為。得勝勝時饒一著，用乖乖裡放些癡。聰明反被（致）聰明誤，又道盧醫不自醫。

話表呂昆先在臨妝房內坐了一會，聞得氤氳撲鼻，蘭麝飄香，陣陣從上飄來。呂相公近前觀看：有個楠木錫胎香盒，放在床上，只見一個枕頭薰得香噴噴的，和些雀粉、頭油氣。

此刻，臨妝在小姐房中伺候小姐安歇，並不知自己房中有人。遂往樓梯口跟前，將水亮取至上房，與小姐淨面、洗手，去了殘妝。小姐解寬衣帶，上床就寢。臨妝將小姐的幔帳放下。正是：

紅顏自快冰紗帳，銀釭朗照玉芙蓉。

心中暗想道：我家小姐如此姿容，雅淡體態，雖不能算個文章魁首，亦可謂個士女班頭；將來也不知便宜了那個有福才子！想我家老爺年年由那京都裡的秀才擇婿，杳杳無期，那知道才子到底還出蘇州。若是早些回來，將小姐匹配月台上那人，這才是郎才女貌。錦繡鴛鴦。我臨妝陪小姐過去，早晚伺候，也得沾他雨露。但不知我這薄福女子，可有如此造化？只怕是：

藍橋隔斷人難渡，空教相思兩地牽。

想了一會，忙將銅盆放在樓板上。把燈台放在盆內，又添上油與燈草。但凡（煩）千金小姐房中，量必總要點個夜燈。

臨妝收拾已畢，望著小姐床跟前稟道：「婢子去了。」左手取著燭台，右手提著水亮，轉身出來，將房門頂上了門。

你道這是何故？卻不是為呂昆在此，有心門了小姐的房門，與他兩下相約。只因臨妝在廂房安歇，每天總要先伺候小姐睡了，方才回自己房內，每日總是如此。難道小姐樓中只有臨妝一人不成？卻有個原故：一則喜的是他，二來愛他潔淨。一切樓下閒人，不許他們無事上樓。就是三尺小童，非呼喚，並不敢到，卻也算得個閨閻嚴謹。正是：

香閨門掩牢栓鎖，簾幕低垂院宇深。

等閒窗下無人到，寂寂蘭房自守貞。

就是臨妝，卻也並無外念，每日隨著小姐看書習字，刺鳳描龍，所以小姐並不疑惑。

此刻臨妝取了燭台、水亮，回到了自己房門首。先將門簾揭起，推門進來，放下燭台、水亮。抬頭只見有一人坐在廚櫃旁邊聯凳上面，吃了一驚，轉身往房外一跑。心下想道：好生奇怪！難道我的房中躲了個人不成？站在外面，不敢喊叫，猶恐驚了小姐；心下有些害怕，戰戰兢兢，卻又不敢進去。只得把門簾輕輕揭起半邊，仔細往裡一看：原來就是他。卻也好生無禮！為何躲在我的房內？我的房門緊閉，打從那裡進來？仔細思想，道：「不好了，是我的不是，月台上廂樓腰門未曾閉上，想必是那邊進來的。」心下欲待要喊叫，又怕小姐那邊聽見；欲待不言，又無此理。只落得：

滿胸思想全無策，此刻才教進退難。

呂相公見他進來晃了一晃，復反轉身出去，想他必定自要進來，坐在房中並不動身。臨妝在外面站了一會，只聽得火巷裡打更，心下暗想道：只個呆子，也好沒趣！人家住房有什麼好坐？待我說幾句利害言語，打發他出去。主意想定，進得房來，正言令色道：「我知你是讀〔書〕君子，原來卻是個無禮小人！既讀詩書，該知大道。獨不聞男女授受不親？晝夜闖入人家內室，該當何罪？你道我們這裡是什麼地方？上房乃小姐的臥房，此處乃奴家寢室，還不快走出去！倘若被夫人、小姐知道，那時休要見怪！」呂相公道：「小生並非斗膽，只因旁廂腰門未閉，無意進來，多有唐突。還望姐姐行些方便，放我出去，免得姐姐名節攸關。」臨妝道：「先已說過，鑰匙在太夫人樓下，此刻不便去領。你何不就在外面月台上暫坐一宵？等候天明，指點你悄悄的出去。你為何坐在此間？」相公道：「月台外面乃是露天之下。自古道：一夜抵千年。叫我怎能坐一夜？」臨妝見他如此，心內又憐又怕，命他在樓廳板上坐一夜，又恐驚動小姐的住房不便，只得請他在聯凳上和衣而睡。呂相公無奈何，只得坐在此間。臨妝意欲取水洗腳，有呂昆在此，不好意思，只淨了手、臉，除下釵環，掩上房門。此刻是：

含羞歸繡幙，帶笑滅銀燈。

呂昆見他要吹燈，連連哀求道：「姐姐何薄情至此？你將燈兒吹滅，教我獨自一人，豈不駭怕？何不做個人情，留這盞燈兒與我作伴，意下如何？」臨妝道：「非奴無情，由恐火燭。」呂相公道：「不妨，自有小生照應。」臨妝只得點著油燈，吹滅蠟燭。先將帳子放下，上床脫衣寬帶，換了睡鞋，把一雙大紅滿幫花鞋輕輕放在腳榻上面，提心吊膽而睡。你道他為何不在床下寬衣？只因有外人在此，不好意思。

此刻他二人一個在床上安眠，一個在聯凳上打盹。好比做：

織女專在銀河等，牛郎不近鵲橋邊。

到底呂昆有些體統，不敢亂為。停了一會，實坐不住了，只得將身睡下去，口中唧唧噥噥，恨聲不止道：小生自生以來，何曾連衣睡過一夜？今晚雖蒙這位姐姐美意，也只得將就而已。站起身，將燈添了一添，依然坐下。只見寂寂長夜，口吟幾句道：

良夜無高枕，孤淒獨對燈。

更殘深漏滴，合眼又銷魂。

只聽得打了三鼓，權眠不眠，似睡非睡，對著這半窗殘月，一盞孤燈，想起院中柳柳雲的話，心下甚覺慘然。只才是：好事多磨，浮雲易散。

臨妝此刻在床上，翻來復去，卻也沒有睡著。雖然隔了帳子，卻看得清白。見他睡臥不寧，數長道短，心下暗想道：自然聯凳不好翻身。遂叫：「相公，你在塔板上來睡睡（濃濃）罷。」呂相公因而走到床邊下坐定，取起他的大紅滿幫花鞋仔細一看，實在做得乾淨。臨妝道：「鞋子有何趣味？還不早些安歇，如此取厭！」呂相公道：「雖蒙姐姐美意，命我在這塔板上邊。然墊蓋俱無，如何睡法？」臨妝道：「你好不知時務！莫不然我將這床相讓與你罷！」這才是：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界猶如狼捕蟬。

臨妝卻是無心之言，不過是打趣他的話。呂昆此刻以假作真，將計就計，站起身來，將帳幔分開，欲要上床。